

孟子
趙注

孟子

子

孟子序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
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

紫金魚袋孫 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
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
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
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泮水懷山
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
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
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
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
岐陸晁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晁經已降
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
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
稍識指歸爲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
前奉 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
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
呈今輒聲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

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
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目錄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目錄

孟子卷一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稱春秋之時吳楚之君大賢有道德者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衛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或以弟子名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問師也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謂梁惠王曰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王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有魏王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說而來此亦親有以魏

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知王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

利之患矣因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必至於篡弒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過

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職者也若齊崔杼南宮萬乘等

當言其終亦皆弑君此以國為家取亦以避萬乘

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大夫百士千食萬鍾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奪奪君位不足自愛勉其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敷其詞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樂多其心以為娛樂詩吟孟子曰賢者亦

樂此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遺國家安樂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爲人所棄故不得以爲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興自來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成也。衆民自來成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肥飽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

好而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鱉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鱉。

孟子謂王曰：『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曰靈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者也。』

禽獸以養

文王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猶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曰：『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鳥獸，何能獨樂之哉？使申頌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不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始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惠王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亦然。

言治年以此救民也，魏魯在河東爲強國，無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後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者否？』

足者否？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相笑也。』

王曰：『不足相笑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聚殘民與鄰國同而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農時則五穀飽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網之網所以捕小魚鱉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竭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使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養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憾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憾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墾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墾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乎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時一大一畝耕種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無役奪其時一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

故雖百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服曰序周曰庠謹猶敬也申重申之義頒者斑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備行禮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以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殍許曰殍有殍零落也道路也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刃殺入而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成王無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承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也梃杖

曰無以異也

王曰梃與刃殺

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欲以

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梃刃殺人

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

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

是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故民爲政乃

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創秦穆公時以

三貝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

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王意有此三

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以言教王天下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變也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

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取之不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

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

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

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侮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

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望之無儀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不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者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嗜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月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

止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

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王也宣王問孟子欲廣勢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嘗得行道故仕於齊齊桓公不用乃適梁建

諸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文相從然後適齊之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孔子之門徒雖述必載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

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魯家後世無欲傳道

未之聞也臣

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何如王曰德何如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民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誰能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

曰可以

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贄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贄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鍾贄殺牲以血塗其觶觶牛當以祭之曰贄周禮大新視曰贄贄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釐贄鍾先實壽孟子曰臣受胡觶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先否之

曰有之

有王曰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齊謂王齊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悲懼不欲趨死姓皆謂王齊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悲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易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響鍾又不可廢故易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怪也國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知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而取羊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乃實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解是詩以嗟費心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百斤王知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哉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

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易於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處故以爲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事也事天下國家之類也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過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銖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此於物尤當爲心，如度物也，欲使王爲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孟子乃快耶。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達達因而陳之。

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欲正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

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爲是也

王言我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中國而撫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廣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者所爲謂備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順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生魚也

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費力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言鄰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

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敵楚也

也

蓋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

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則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

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

行書使少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

因無恆心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棄也恆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

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饑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恆心放辟邪侈於森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罔其民是政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如樂易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寒饑而不給何暇治禮義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名其陳之當章虎義不嫌其重也

孟子卷一

孟子卷二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葛鼎訂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有是語否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

之樂耳

變乎色慙也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謂鄭吾也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

甚大地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事可得聞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也

曰不若與人

王曰獨聽樂不如與人共聽樂之樂也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邪與人共聽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

臣請為王言樂

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三孔以鼓為節也管籥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蹙頰也

變頤蹙頰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儀也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

極而離散奔走也